

陈淳评传

曾振宇 等著



人
民
教
育
出
版
社

陈鹤琴集

卷一

1

陈淳评传

曾振宇 等著



人
民
出
版
社

责任编辑:宫 共
封面设计:徐 晖
责任校对:吕 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淳评传/曾振宇 等著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8.2

ISBN 978-7-01-018867-6

I. ①陈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陈淳-评传 IV. ①B244.9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5918 号

陈淳评传

CHENCHUN PINGZHUAN

曾振宇 等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57 字数:102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8867-6 定价:236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
闽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（闽南文化专项）：陈淳评传（项目编号：MS15002）

序 言

陈淳是朱子晚年高弟。宋光宗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，61岁高龄的朱熹出守漳州，陈淳“抱十年愿见不可得之诚”，拜朱子为师。朱子比较喜欢这位弟子，一见面就滋生“恨见之晚”之感，并多次对人说：“南来，吾道喜得陈淳。”首次见面，朱子告诫陈淳做学问贵在穷究“根原”。十年之后，陈淳再次谒见朱子，朱子当时已卧病在床。陈淳陈述自己所学所思，朱子最后叮嘱说：“如公所学，已见本原。所缺者，下学之功尔。”十年之后的师生相聚论学，朱子又一次提及“本原”。朱子揄扬陈淳“上学”已臻至本体论、宇宙论高度，略显不足的是“下学”工夫论层面的体悟与践履。从师生二人往来书信可以看出，朱子对陈淳确实提携有加，陈淳学问有窒碍不通之处，朱子往往一针见血，明确点出其病痛之处，提撕其改进之方。譬如，陈淳认为《论语》“樊迟问知”章“仁者先难而后获”之“仁者”非就仁人而言，因为仁者已无己私。朱子指出仁者虽已臻至无私境界，但怎敢自称已无私？同时指出陈淳“来示数卷此一样病痛时时有之”。第二次见面三个月之后，朱子病逝。

陈淳对朱子非常敬仰，其拳拳服膺之心，有七十子之徒追随孔子气象。陈淳在《初见晦庵先生书》中说：“自孔孟没，天下贸于俗学，盖千四百余年，得濂溪周子、河南二程子者出，然后斯道有传，而正学始有宗主。自程子至今又百余年矣，见知闻知代不乏人，然渊源纯粹精极，真可以当程氏之嫡嗣而无愧者，当今之世，舍先生其谁哉？而天下学士有志于古，欲就有道而正之者，非先生亦谁与归哉？”在儒家道统上，朱子是当之无愧的“宗主”“嫡嗣”，其学问“扫千百年之谬误”。“故孔孟周程之道，至先生而益明，所谓主盟斯世，独惟先生一人而已。”由于党争之故，朱子逝世之后，陆学昌盛，闽学淡薄。陈淳挺身而出，深入民间播扬师说。正本清源，匡扶人心，卫道之情、之功，虽千百年之后，仍令人感慨不已。恰如蔡新所论：“考朱子平生及门半天下，然求其择精语详，足以

衍斯道之宗传如先生者，诚不可一二数。其拳拳服膺，视七十子之服孔子，殆无以异。迄今五六百年间，虽道术纷歧，风流销歇，而吾闽无有显背朱子，自逞其诡邪之说以簧鼓后进者，则先生卫道之功，为不可没也。”

陈淳的代表作是《北溪字义》，实际上这是一部理学词典。陈宓评价说：“临漳北溪陈君淳，从文公先生二十余年，得于亲炙，退加研泳，合周、程、张、朱之论而为此书，凡二十有五门，决择精确，贯串浹洽。”陈淳虽然是朱子高足，但是，在学问与思想方面，并非一味固守师说，亦步亦趋，不敢越师门半步。而是在“得于亲炙”的基础上，又广泛吸取周子、二程、张横渠等人思想，甚至远揽董仲舒、王充等思想家菁华。正是有所继承，有所发明，才奠定了陈淳在思想史上思想家的地位。如果陈淳对前人仅仅只是“萧规曹随”“述而不作”，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被人淡忘。陈淳去世之后，其友陈宓在《墓志铭》中称其“仕不逮禄，而行可为法；功不及时，而言可明道”。证诸其言其行，确然不谬！

是为序。

曾振宇

2017年9月7日

目 录

序 言	1
第一章 陈北溪生平与著述	1
第一节 生 平	1
第二节 著 述	39
第二章 理	49
第一节 程伊川：“理无形”	49
第二节 朱子：理是“净洁空阔底世界”	58
第三节 陈淳：“理不外乎气”	70
第三章 道	80
第一节 倡明道学的二程	80
第二节 建构道统的朱熹	90
第三节 辨析似道的陈淳	100
第四章 太 极	112
第一节 周敦颐：“无极而太极”	114
第二节 二程：不提太极	120
第三节 朱熹：“太极是理”	121
第四节 陈淳：“太极只是浑沦极至之理”	130
第五章 仁	150
第一节 程伊川：仁善何以可能	150
第二节 朱子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”	159
第三节 陈淳：仁是“天理自然流行”	170

第六章 义	187
第一节 二程：天理之所宜	188
第二节 朱熹：义即天理之所宜	201
第三节 陈淳：义与《字义》	213
第七章 礼 乐	222
第一节 二程礼乐思想	222
第二节 重续礼乐传统：朱子礼乐思想特征	240
第三节 陈淳礼乐思想与实践	258
第八章 致 知	278
第一节 朱熹的格物致知过程论	278
第二节 朱熹：涵养与致知的互以为用	283
第三节 陈淳：忠恕以致知	297
第九章 信	314
第一节 儒家“信”观念的产生与发展	314
第二节 “以实”与“觉悟”——二程对“信”观念的新发展	319
第三节 “心”“理”“事”——朱子对“信”观念的整合	323
第四节 “五常之信”与“忠信之信”——陈淳对“信”观念的 两层划分	340
第十章 忠	352
第一节 二程：“忠为理本”	352
第二节 朱熹：天理君权	359
第三节 陈淳：“忠道自然”	369
第四节 二程、朱熹、陈淳忠思想的传承与发展	376
第十一章 诚	382
第一节 二程：“无妄之谓诚”	383
第二节 朱熹：诚是“实理”	391
第三节 陈淳对程朱理学“诚”哲学的总结	397
第十二章 孝	405
第一节 朱熹：以理论孝	405
第二节 陈淳：孝根原于天命	423

第十三章 友	437
第一节 二程：“朋友相观”与“以敬为主”	441
第二节 朱熹：“朋友之于人伦所关至重”	458
第三节 陈淳：“以实而与朋友交”	463
第十四章 敬	468
第一节 “执事敬”：先秦“敬”观念产生与指向	469
第二节 “涵养须用敬”：二程“敬”观念工夫论意义的转向和突破	474
第三节 “敬义夹持”：朱熹“敬”观念体系的构建	480
第四节 “主敬穷理克己”：陈淳“敬”观念的总结与发挥	489
第十五章 恕	503
第一节 “推己及物，以养人也”：二程对恕思想的新开拓	504
第二节 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”：朱子对恕思想的体系化论述	512
第三节 “内外敬恕，天理周流”：陈淳对恕思想的理学定位与总结	527
第十六章 性	537
第一节 “性即理也”：程颢、程颐的人性论	537
第二节 “性即理也”和“心统性情”：朱熹的人性论	548
第三节 “具是理于心，方名之曰性”：陈淳的人性论	559
第十七章 情 欲	571
第一节 朱熹、陈淳：“情者、心之动”	573
第二节 朱熹、陈淳：“穷天理，灭人欲”	590
第十八章 志 意	618
第一节 立志为学者第一要义	619
第二节 志公而意私	631
第三节 安卿论志与意	644
第十九章 中 和	656
第一节 程颐的心性中和观	656
第二节 朱熹的心性中和观	668
第三节 陈淳的心性中和观	682
第二十章 中 庸	691
第一节 表章《中庸》的二程	691
第二节 阐幽发微的朱熹	701

第三节	综合程朱的陈淳·····	712
第二十一章	命 ·····	725
第一节	“命在义中”：程颢、程颐的命论·····	725
第二节	“命有二：有理，有气”：朱熹的命论·····	735
第三节	事物“根原所自来，莫非天命自然”：陈淳的命论·····	756
第二十二章	易 ·····	770
第一节	程伊川：“尽天理，斯谓之《易》”·····	771
第二节	朱子：“易者阴阳之变，太极者其理也”·····	780
第三节	陈淳：“四圣三贤”与“理象兼该”·····	787
第二十三章	经 权 ·····	801
第一节	宋以前的经权思想·····	802
第二节	二程：“权便是经也”·····	814
第三节	朱子：“义可以总括得经权”·····	820
第四节	陈淳：“天地之常经是经，古今之通义是权”·····	830
第二十四章	鬼 神 ·····	837
第一节	朱子、陈淳对五经鬼神观的诠释·····	837
第二节	朱子、陈淳对《论》《孟》《中庸》鬼神观的诠释·····	848
第三节	北宋诸儒论“神”的经典化及其再诠释·····	858
第二十五章	释 老 ·····	870
第一节	二程辟佛借道建理学·····	871
第二节	朱熹：“其气象规模大概相似”·····	881
第三节	陈淳：释老“似道而非道”·····	892
后 记	·····	905

第一章 陈北溪生平与著述

第一节 生平

陈淳(1159—1223年)^①,字安卿,福建龙溪县(今属漳州市龙文区)人,世称北溪,人称北溪先生。朱熹临漳时,其师事朱熹。朱熹多次对人言:“南来,吾道得一安卿为喜。”^②朱子离漳后,其又前往考亭问学。其一生护卫师门甚力,人称朱门第一人。陈淳一生几无仕宦经历,早期科举不顺,32岁后一度放弃科考,晚年则多次参加科考,直至60岁方被授予迪功郎、安溪主讲,但并未上任,后短暂地代理过长泰主讲^③。其参政的时间极短,长期生活于乡村僻野之地。却凭借弘扬朱子学之功,于雍正二年(1724年)经礼部议定,进入孔庙配祀诸贤儒之列。

一、陈淳早期的问学旨趣

漳州开发较晚,武则天垂拱二年(686年)始设郡。开漳圣王陈元光提出了“其本则在创州县,其要则在兴庠序”的开发方略,漳州文教因而逐渐发展起来^④。此后,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,漳州地区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。在思想文化上,出现了以高登为代表的东溪学派;在科举考试上,漳州唐代登进士者3科4人,两宋进士及第者72科达268人。

首先,两宋之际,高登的东溪学派在漳州兴起。史称:“漳江之学至北溪得

① 关于陈淳生卒年,学界有多种看法,今采张加才之说。具体可参看张加才《关于北溪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》,《北方工业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2期。

② 李清馥: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二八,徐公喜等点校,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,第369页。

③ 张加才:《关于北溪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》,《北方工业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2期。

④ 陈元光:《请建州县表》,董诰编:《全唐文》卷一六四,清嘉庆内府刻本。

紫阳之传，而递衍繁盛，然在靖康间，时有东溪高先生者，以忠言志节著声……按东溪之学亦一时倡起之师也。”^①是知漳州理学源流，虽自陈淳得朱子真传而繁衍昌盛，然高东溪倡起之功亦不可灭。

高登（1104—1159年），字彦先，号东溪，漳州漳浦县人。宋徽宗宣和年间，入太学，与陈东、徐揆结为至交。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金兵进犯京师。高登与陈东等人以家国兴亡为念，联名上书，请求诛杀蔡京、童贯、梁师成等六奸臣。次年，主和派夺李纲、种师道兵权，高登与陈东再次赴阙上书，请求重用李、种二人，得到了京城军民数万人支持。钦宗年间，又5次上书乞不用吴敏、张邦昌等小人。高宗绍兴初年，诏赴都堂审察，于是又上万言书及《蔽主》《蠹国》《害民》6篇《时议》抨击朝政，矛头直指秦桧等人，因而被贬为古县县令。任职期间，高登因刚正耿直，不愿为秦桧父修建祠堂，终被诬陷而免官下狱。出狱后，又因针砭时弊，被秦桧加罪编管容州，不幸客死异乡。

朱熹对高登推崇备至。孝宗淳熙十四年（1187年），朱子应邀作《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》，称其“学博行高，议论慷慨”。光宗绍熙元年（1190），朱熹知漳州，作《奏乞褒录高登状》，申请褒奖高登之忠义直节。同年，福建安抚使赵汝愚批准重建高登祠堂。祠堂建成后，朱子又多次前往瞻仰，作《谒高东溪祠文》和《又谒高东溪祠文》。朱子评价道：“虽其所学所行未尽合于孔子，然其志行之卓然，亦足以为贤者之清，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，有廉顽立懦之操，则其有功于世教，岂可与夫隐忍回互以济其私，而自托于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语哉！”^②虽然高登之思想与朱子之学并未完全相合，然而其志行、操守均有功于世道教化。高登一生忠直为事，多次不畏权贵上书直言；其学以慎独为本，虽非理学正宗，却也对漳州理学兴起与传播有首倡之功。其在漳州有门人黄京、陈景肃、林宗臣等，其中陈景肃又有杨士训、吴大成等弟子，东溪学派在漳州得到了传承。

其次，历史发展至南宋，科举兴盛，在漳州学子中风靡，由李弥逊知漳史迹可见一斑。绍兴九年二月，李弥逊出知漳州，次年十二月归隐。知漳期间，其重视教育，在原址扩建重修漳州府学。史载漳州府儒学，“在府治东南。宋为州学，庆历四年建于州治巽隅，水自丁入。大观中增广生员，以迎恩驿，为四斋。

① 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一四，第225页。

② 朱熹：《晦庵集》卷七九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政和二年，移学于州左，绍兴九年，诸生以科第不利，乃请李守弥逊复旧址……十一年学成。明年壬戌登科者五人，颜定肃公与焉。人以为验。”^①又杨汝南记述道：“南漳郡学祠堂所祀者四……在本朝唯徽学侍郎李侯弥逊。绍兴己未来守是邦，尊贤礼士，移创伴宫以就吉壤，润飭尊仪而乐于教育。漳人德之，故生祠于当时，名其堂曰‘有贤’，取人乐有贤父兄之义也。”^②绍兴初年，漳人科第成绩不佳，士子们归因于州学选址不佳，因而主动请求李弥逊在旧址上重修扩建。两年后，新府学建成，次年漳州即取得5人登科的佳绩。士子们将之归功于李弥逊，因而修建生祠有贤堂以奉祀之。漳人热衷科举由此可见一斑。

虽然东溪学派被记载入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之中，朱熹亦十分推崇高登，然而朱子认为其学并未尽和孔子。严格而言，东溪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。陈淳自称：“自儿童执卷，而世儒俗学，已盪其中。”^③可见其早期未能接触到理学正宗，而所谓“世俗儒学”或许与东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漳人热衷举业的风气，对陈淳早期求学旨趣影响更深。陈淳曾自述道：“大抵今之读书为儒者，通一世皆是学举业之人。自儿童学语，便教以属对，既而少长，虽次第读《孝经》《论》《孟》《诗》《书》经，莫非为举业之具。越十五成童，至于二十成人，所谓举业语言，已盈耳充腹，缠肌缴骨。”^④生长在热衷举业的社会环境中，弱冠前的陈淳早已习染修习举业之风。虽然，陈沂称其“少习举子业，嗜学精勤，趣向不凡”^⑤，陈宓亦言其“幼而颖悟，少长趣识已端高，为学务实，以同于俗为耻”^⑥，然而陈淳受习举业之风熏染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陈淳彻底摆脱举业之桎梏，则是受到东溪学派传人之影响。高登门人陈景肃与陈淳同为陈元光后裔，其孙陈植则求学于陈淳，两家之间血缘、学术渊源颇深。陈淳是否受到其影响则不得而知。真正启发陈淳，并使之改变求学旨趣，终入理学之门的是林宗臣。林宗臣见到久习举业的陈淳，认为其乃可造之材，因而告之曰：“子所习科举耳，圣贤大业则不在是。”^⑦并授之朱熹所编《近思录》。陈淳研读后，思想旨趣发生巨变。其否定了修习举业、世俗儒学的意义，开始转向

① 《光绪漳州府志》卷七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14页。

② 杨汝南：《漳州学新修有贤堂记》，见解缙等编：《永乐大典》卷七二三七。

③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五。

④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二六。

⑤ 陈沂：《叙述》，见《北溪大全集》外集。

⑥ 陈宓：《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》，见《北溪大全集》外集。

⑦ 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一四，第226页。

朱子学：“年至二十有二矣，始得先生所集《近思录》读之，始知有濂溪、有明道、有伊川为近世大儒，而于今有先生，然犹未详也。”^①所谓“安卿卒为儒宗，实夫（林宗臣字——引者注）启之也”，在林宗臣的引领下，年届22的陈淳开始摆脱世俗儒学的蛊惑，成为理学忠实的拥趸^②。

陈淳接触理学之后，开始寻访理学大师著述研读。其回忆道：“自是稍稍访寻其书，间一二年、三四年，又得《语孟精义》《河南遗书》及《文集》《易传》《通书》与夫先生（朱熹——引者注）所著定《语》《孟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《太极》《西铭》等传，吟哦讽诵，反诸身，验诸心，于是始慨然敬叹，当时师友渊源之盛，抽关启钥，如此之至！”^③在对这些理学作品“吟哦讽诵，反诸身，验诸心”之后，陈淳清晰而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过往所学之不足，甚而“重自愧，觉此身大为孔颜罪人”^④。他进一步认定程朱理学为儒家道统之正宗，朱熹更是当时第一人，求学问道必以朱熹为师：“某窃尝谓道必真有人而后传，学必亲炙真任道之人，而后有以质疑辨惑而不差。自孔孟没，天下贸于俗学盖千四百余年。得濂溪周子、河南二程子者出，然后斯道有传，而正学始有宗主。自程子至今，又百余年矣，见知闻知，代不乏人，然渊源纯，粹精极真，可以当程氏之嫡嗣而无愧者，当今之世，舍先生其谁哉！而天下学士有志于古，欲就有道而正之者，非先生亦谁与归哉？”^⑤至此，陈淳确立了其一生的求学旨趣，并决定了其一生以倡卫朱子学为己任的基调。

虽然陈淳立志向朱熹求学，然而限于家境贫困的现实情况，他不得不为生计奔波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一方面以训童为生，奉养父母；另一方面仍然修习举业，争取在科举上有所斩获。在此期间，陈淳完成了早期作品《隆兴书堂自警三十五首》。这些五言诗中，呈现了数个方面的内涵，体现了陈淳早期理学思想的特征。

他首先表达无法专心求学问道、蹉跎岁月的惶恐。他感叹生活贫困艰辛，不得不以训蒙为生，却又不能孝养父母，“负米惭子路，杀鸡愧茅容”。“二程十四五，即为圣人徒”，而他已经年近30，却学无所成，如何能不警醒？“古人

①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五。

② 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一四，第226—227页。

③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五。

④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五。

⑤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五。

用功处，步步最缜密”，而自己为学疏阔、践履不得其实；本欲效仿颜子，如今却为稻粱谋。上述反差均令其痛心疾首、惶恐不安。他以“君子儒”自勉，希望自己切莫效仿俗儒，以道义荣亲自期。

紧接着，陈淳阐释了其理学心得。首先是理欲观。在其看来，人秉承五行之秀而生，与万物卓然不同，此乃永恒不变之理。“人为天地心”，却因有私欲而无法体察天理。为了“存天理灭人欲”，他认为应做到以下几条：

“百乐不足玩，万好俱无益。休休事追逐，荡志而害德。

辅仁贵有益，谨毋友善柔。良心放则死，胡为乐佚游。

克己贵乎严，存心大而正。改过勿惮吝，任道尤须劲。”

其次是为学方法。他指出知行须并进：“知以达其行，行以精其知。二者互相发，不容偏废之。”他又进一步讨论对几本重要典籍的看法。《诗经》主旨为“思无邪”，《礼》主讲“毋不敬”，对此二书当时涵养，潜心领会；《大学》展示“絜矩”之道，《中庸》阐发君子尚絅之德，此乃前人长久深自用功之处，当日三省；周敦颐所撰之《太极图》、张载所著之《订顽》，乃“吾门礼义宗”，须臾不得离，需时常研读。

最后是修圣之道。他开宗明义：“言人必志圣，论学必志道。”在他看来，志随气而动，务必养气，使之保持清明、和平；务必以理义胜血气，不可为血气所驾驭。他主张以“心”为严师，凡事均须内心警惧，任何隐约细微的不足均不可自欺。他强调：“心藏隐奥中，乘间亦易动。须于动之微，坚持勿使纵。”务必时时敬忌，不可有毫厘间断、须臾怠惰，做到“事事物物间，私皆在所涤”。尽管自己气禀有偏，但是他相信“积习日蕃衍”，最后一定能实现“居独念无僻，境动情不肆”的境界。

陈淳视希贤成圣为求学者必然追求的目标，因此尤为注重修养功夫。《自警诗》中，此内容达17首之多，加上前述去人欲3首，达20首之多。其注重修养性、实现自我超越的上达功夫，在此已初现端倪。

从中可见，陈淳从未放弃进一步研习理学的旨趣，一直在钻研、思考理学思想，并且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初步认知。但是这种认知毕竟是有限的，亦不能满足陈淳的追求。因而，他对这段时间的生活甚是忧恐、懊悔。其言道：“愚生窃不自量，尝欲尽屏世学，奔趋席隅，面领其梗概，然后退而结茅于清泉茂林，以毕

其业而终吾乐。独奈何事与心违，家穷空甚，无千里裹粮之资，而二亲曜茶，又日夺于仰事不给之忧，汨没乎科举干禄之累，而于此第窃有志焉，不克实下手专研而精究，今三十有二矣。十年之间，但粗猎涉，悠悠蹉跎，若存若亡，枉逾夫子而立之年，未免曹交徒食之计。良心芜没，百无一就，駸駸下流，甚惧甚恐。”^①其求学之心之坚定、迫于生计之无奈、自责懊悔之意跃然纸上。

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秋，年过30的陈淳终于通过解试，赴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参加省试^②。陈淳自述此行云：“去年秋赋，夤缘有临安之役，自谓是行也，此累了未了。其归也，道武夷，当径走五夫，共洒扫于墙仞之下，以纾其所素愿。不谓命也天穷，旧累依然，而先生又此来矣。”^③对其而言，此行不过是科举之累未了，并非什么值得荣耀之事。他更向往的是，回程途经武夷山，可前往五夫拜访朱子，从而得偿亲炙朱子门下的夙愿。不料，朱熹已出知漳州，陈淳此行未能如愿以偿。

二、朱子临漳与陈淳求学

陈淳曾两度从学于朱熹。光宗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四月，朱熹出知漳州。十一月，陈淳抱“十年愿见而不可得之诚”求见，接受朱熹教导，“凡阅义理，必穷其原”，直至次年五月。宁宗庆元五年（1199年）十一月，陈淳前往考亭拜谒朱熹，陈述近年为学心得。当时朱熹已卧病在床，对其言道：“如公所学，已见本原，所缺者，下学之功尔。”次年正月，陈淳告归，不久，朱熹病逝。他追思师训，为学益力，无书不读，无物不格，日积月累，义理贯通。虽然陈淳两次从学于朱熹的时间都不长，然而却深深地影响其理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，塑造了其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征。

陈淳记录了两次问学的内容，前者名为《郡斋录》，后者称为《竹林精舍录》，并做了序。两书最初收录在李性传所编《朱子语续录》，于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刊刻于饶州鄱阳学宫。景定二年（1263年），黎靖德以类编排《朱子语类》，将两书内容分类编排。因而两书今散见于《朱子语类》中，两书之序文则收在《北溪大全集》中。两书分别记录了两次求学期间，陈淳与朱子、学友及学友与

①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五。

② 陈必所撰《墓志铭》云：“淳熙己酉与计偕。”《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》，见《北溪大全集》外集。

③ 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五。